



REICHE
MÄDCHEN

富有的姑娘



[德]西尔克·朔伊尔曼 著
江鸟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REICHE
MÄDCHEN

富有的姑娘

REICHE MÄDCHEN

第 1 卷

第 1 卷

REICHE MÄDCHEN

Reiche Mädchen

富有的姑娘

[德]西尔克·朔伊尔曼 著
江鸟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富有的姑娘 / (德) 朔伊尔曼著; 江鸟译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2
ISBN 978-7-80225-110-6

I. 富... II. ①朔... ②江...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德国 - 现代 IV. I516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07498号

REICHE MÄDCHEN

by Silke Scheuermann

© Schöffling & Co.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, Frankfurt am Main 2005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7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06-0418

Litrix.de
GERMAN LITERATURE ONLINE

该作品的出版受到了德语文学在线Litrix.de的资助——
一个由联邦文化基金会发起, 与歌德学院和法兰克福书展合作的项目。

富有的姑娘

[德] 西尔克·朔伊尔曼 著 江鸟 译

责任编辑: 李 曼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段 芳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65512133

邮购电话: 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32

印 张: 4.5

字 数: 60千字

版 次: 2007年2月第一版 2007年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110-6

定 价: 14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转手	001
丽莎的初夜	021
闪电的环境	046
之字形或七宗罪	062
玩偶世界	084
吸血妖	100
战争或和平	113

今年的夏天依然如旧，和去年毫无分别，虽然我日日祈祷，但每天路过的房子竟没有一栋能骤然换一种颜色，顶多只是显得苍白了些，仿佛这些家伙就是想让满怀希望地盯着它们的人失望而归。五月，六月，整个社区既没有房子被拆，也没有房子被建，更没有房子突然易主，每次走到拐角处吉奥瓦尼开的冰淇淋店时，完全不出所料，从屋角开始算起，走到第二步和第三步之间，一定会传来一声意大利语问候“Ciao”，虽然我从没光顾过这家店，走到第七步时，那个巴特威伯尔的女农民必定会从集市小摊那朝我招招手，围裙下的双乳活蹦乱跳，接下来的五秒钟之内，她那条淌着口水的狗必然会傻乎乎地狂吠一通。感觉一切尽是绘本书中的涂鸦，书里贴着小小的窗口，人们可以揭开窗叶朝里看，然而里面的内容同样毫无新意。我像老太太一样艰难地拖着一打购物袋，袋子上是龙飞凤舞的连锁超市商标，阿尔迪是蓝色和黄色，赫尔则是红色和绿

色，我的脑子里转着亘古不变的内容，待会儿到家之后得先干一会儿活，然后开始做饭，跟克莱门斯一起坐上片刻，两人看看新闻，观察观察电视上的总理，了解非典病情的最新报告，关注一下天气预报，然后一天就结束了；这一结束便是唯一发生的事件，像简单计算题那样顺理成章。

多年前，我和克莱门斯一起搬进这栋房子。虽然当时我已知道人与人的不同，有些人能随遇而安，有些人却不能，但我依然抱着希望，认为某些外因能够改变人们的立场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，我才会三十岁生日那天接受了克莱门斯的建议，和他开始同居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急需的心灵平静并没有如期降临，一切反而变得更糟，我翻着大学时代的旅行笔记，试图找回当时的那种躁动感，那时，这种心生的沉沦感已渐露端倪，但我还比较乐观，在体力运动中为自己寻找掩护。那时我经常出游，跑到精疲力尽才肯罢休。然而毫无成效。现在，我养成了各种恶习，撕扯衣橱里的大衣，一遍一遍地绕着小区转圈，似乎这样就能解除施加在我身上的诅咒。

然而克莱门斯却是一个天生就会知足常乐的人，向他隐瞒这种日渐严重的绝望感，着实令我疲惫。

我给我们的猫喂食，带黄斑的小白猫，我轻声对它说，如果我有七条命，每一条命里我都会养只你这样的小猫，轻松的漫游生活多么自然随性，人们不得不相信你们才是最幸福的生命。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像猫一样生活，照顾自己，保养双手和头发，做体操，虔诚地盯着电视，我睡眠充足，喝对皮肤有益的牛奶。然而身体的养尊处优并不意味着人们热爱自己的生活。

今天，一个女人在街上向我搭讪。你好，她说。我立刻打量了她一番，看此人T恤衫上是否印着某个烟草公司的标志，她是否将双手藏在背后，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塞来一份市场调查机构的问卷，然而她显然并不抱着任何职业目的。你不记得我吗，丽兹？我是卡丽娜，她摇着编织手袋问我。她差不多和我同龄，棕色眼睛，浅金色头发在阳光下近乎透明，像彩虹中的黄色部分。我可以发誓和她素未谋面，然而她竟知道我名字的罕见缩写。她宣称我们读过同一所学校，是同级校友，你记得吗？她提了一些学校庆典和其他活动，声称我们那时见过面，野营篝火边的接吻云云，各种细节从她涂成粉色的嘴唇中蹦出来。她说，啊，你还记得扩音器的通知吗，如果有人把摩托车停在教师停车场，学校就会发出广播通知，然后起身去移车的当事人就会成为当天

的英雄。当然，最有意思的还是周二下午康扎尔斯基夫人的西班牙语课，此时，我的脑子里突然浮现了一个坐教室前排的高大苍白的女孩形象，不知这是真实的记忆还是一种填补空白的想象。我欣赏她谈论早年生活时焕发的热忱，好像校园生活是一种美好而牢固的根须，养育着我们蒸蒸日上的生活，她口中的一切都那么虚伪，同时却又那么令人信服，我不由惊讶。或许正是如此，我才同意和她一起去喝杯咖啡，去听听她还有哪些谬误的见解。

我和她走进吉奥瓦尼空无一人的冰淇淋店，镜面的玻璃墙上反射着人的无数个倒影，坐在这样的屋子里，吉奥瓦尼可能比我从外面看起来更孤独，他先是吃惊地摸了半天胡子，然后才殷勤地接过购物袋，搁在我们的座位旁。我仔细观察着卡丽娜，觉得她十分美丽，她以一个果断的动作将棕色的细腿交叉起来，这样双腿看起来像一对被闲置的待用物品。她一边说话，一边拆着一包香烟的透明塑皮，真是巧，我来法兰克福的第一周就碰见了你，之前我一直待在马德里。说到这里她立刻犹豫了一下，拧着T恤衫上的带子，抚摩着那丛近乎白色的头发。我呷了一口咖啡，让她接着讲。看起来孤独已让她忍无可忍，在街上碰见任何一个稍微面熟的人，她都不会放过。

原来她的男人离开了她，他有了别人，你知道吗，别人，就是这样，然后所有的生活都完了，一切，所有的习惯，我现在就这样晃来晃去。她倾诉着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我心里想，哈哈，她怀念习惯，她也是按部就班的那种人，像克莱门斯一样。我大声地安慰了她几句，会好的。某一刻，我们都很尴尬，勺子在咖啡杯中叮当作响，外面传来电车的轰鸣声。她说自己在业余大学讲课，教西班牙语二级和三级，同时还教西班牙厨艺。我跟她讲自己的翻译工作，我也在靠西班牙语生活，你瞧。阳光渐渐温和下来，我们的身上覆上了一层浅浅的光芒。突然，出于某种情绪，我开始以一种连自己也吃惊不已的坦率和卡丽娜谈起了克莱门斯，讲到了我们房子的装修计划，尽是一些琐碎的细节，她却听得津津有味。说完了，我停了半天，她却依然坐着不动，带着一份好奇的安静，于是我接着往下讲，越来越细碎，讲克莱门斯的新标致，讲我正在翻译的那位加泰隆诗人的大鹰钩鼻，讲我们秋天的度假计划。

就这样，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。虽然这些琐事从来就只能引起我最深切的厌倦，可当我向她倾诉的时候，它们似乎获得了更多的真实性，在卡丽娜的充满兴趣的倾听中，它们开始闪闪发光。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，当她建议我们

再次见面时，我立刻答应了。我忽然睹见了一丝虚弱而茫然的希望，这种希望将我和她绑在了一起。可是，这个哀怨的女人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呢！

我高高兴兴地回家。然而进门后，厌倦感再次从心底浮上来，仿佛房子走廊中的空气中充满着氯仿味，不管我开窗也好，放上动感音乐 CD 也好，把音乐声调到最大也好，毫无效果，厌倦感几乎切断了我的听觉，我只模模糊糊地知道屋子里充满着可怕的噪音。于是我关掉 CD，走进工作间，里面放着我正在做的一份翻译稿。本来这份翻译应在两周内完成，可我一再在细节上磨磨蹭蹭，在几个单词的发音上犹豫来犹豫去，下不了决心，然后，仿佛为了维护一个不存在的个人立场，我固执地在所有词语中选择那个离原意最遥远的表达，以致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。这样很可能给我带来麻烦。今天，我只站着草草翻看了一下材料，用杯里剩下的果汁给放在房间地上的植物浇水，然后又跑出去准备晚餐。我一直在想卡丽娜，在脑子里向她讲述着今晚的内容，做什么晚餐啊，克莱门斯马上回来啊等等。果然门铃响了，我立刻像平日一样从厨房以冲刺的速度奔到门边，因为克莱门斯不但懒得掏钥匙开门，连等门的耐心都没有。他身上散发着一股烟味，同时还有剃须后涂的润肤霜的树皮

味，他吻了我一下，然后径直从我身边冲进了厨房，我饿晕啦，我笑了，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笑。他看起来如此幸福，让我十分难受，不由在心里发誓永远不会伤害他。吃饭时，他毫无悬念地一个劲把意粉扔在酱汁里搅来搅去，面条、肉和豆子，他一口就能吞下去，一切一如既往。吃完饭后，克莱门斯读报纸，抽上两支烟，我则走进房间里试图补回被浪费的时间，这时他突然走到我的门边，你看起来心情很好嘛，今天过得不错是不是？他说，在昏暗走廊的映衬下，他的轮廓显得巨大无比，我立刻明白了，他想跟我睡觉，于是我把刚打开的写字台上的灯关上，随他一起走到隔壁。

毋庸置疑，对于我的不幸，克莱门斯无能为力。他的表现无可指责，常居家，有耐心，有适度的性欲，不，一切都很正常。最令人惊讶的就是他在“令人惊讶”的才华上的欠缺。即便他出其不意地送我一束鲜花、一本书或邀我一起吃饭，我也必定早有预料，心想：现在又该来一次惊喜行动了。可是这种事能怪他吗？不能，他没有错。他甚至在周末帮我做家务，我讲话的时候他也会细心倾听。作为一个优秀的律师，他无疑有很多事务，然而在假日里，他并不像很多男人那样埋头工作，而是和我一起做些什么。每当我

在朋友或熟人面前聊起他的这些优点时，他们都十分羡慕。

我们出游吧，随便去哪，蓝色的地方，克莱门斯常在周末这样建议。于是我们每个周日都会出门，去蓝色的地方，我们将车开上 A66 公路驶出外，去莱茵高的一个什么地方。在车里我们听着古典音乐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经常跟别人一起去蓝色的地方玩，然而后来我渐渐意识到，河流和高山只是从远处看来才散发着灿烂的蓝色，一旦人们走近，它们立刻会褪为黄绿色、褐色和灰色，于是我不由对这种模糊而虚妄的蓝色产生了一种反感，这种反感直到今天都无法逾越。

今天刚和卡丽娜见面回来，每次和她碰头后回家时，我都感觉清爽无比，然而这种感觉只持续到家门口。我对自己说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准备晚餐，切菜、腌肉、冰制奶油而已，如果不想自己动手，我完全可以打个电话订餐，然后向克莱门斯建议出去吃饭，一切皆有可能，一切。然而我决定做一顿特别复杂的晚餐，在做饭的同时，我已经在想着如何跟卡丽娜描述这些事。我知道，她在倾听时会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我，以致我自己都会相信这是一个特别的夜晚。

昨天，我和卡丽娜一起去了电影院，看了一部法国剧，讲的是一段毁灭性的三角恋，虽然整部剧演得很沉闷，我依然看得十分入迷。之后卡丽娜讲了一些聪明话，一些宣扬生命积极意义的话，以此解释她为什么不喜欢这部电影，她很看不惯剧中角色的自我毁灭性。我开玩笑地说，克莱门斯肯定也会这样说，你们俩倒挺般配的。我并没有多想，只是为了逗乐，然而我们的目光交汇一起，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让我很烦躁。

我们渐渐开始形影不离，像女朋友们经常做的那样，我们一同购物，游泳，做头发。在一种奇特的理所当然中，我接受了自己忽然得友的事实，一个从虚空中浮现的朋友，似乎一切都有定命，有深远的意义。

最近一次，我们坐在咖啡馆里，观察着外面的人群，受到其中某一情景的启发，我开始讲述自己和克莱门斯的初识过程（我们在老剧院边的一个昏暗的街角撞到了一起，几乎是一次事故，我说），突然，我再次从她眼中瞥见了那道渴望的光芒——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。

就像一件已被我穿得陈旧不堪的大衣，既然她十分中意，那么我应将自己的生活双手奉上，

可以想象，她没有理由拒绝这一馈赠。

有了这一想法后，眼中的一切都焕然一新。好像阳光从一道细缝中投入了黑暗的房间，从前那些混沌的事物都获得了可见的轮廓。

我开始忙个不停。今天早晨，我带着翻译工作，提前一小时来到了与卡丽娜约好的地点，簌簌作响的纸张满满堆了一桌。咖啡馆一如既往地空无一人，满室只有我和坐在吧台后擦杯子的吉奥瓦尼的镜像。然而这里依旧比家里好，坐在家时，墙壁像正在闭合的报纸一样不断朝我逼近。稍坐片刻后，传来轻轻的靴子嘎吱声，吉奥瓦尼走来问我要些什么，我还是点了意大利浓咖啡，没等他端来咖啡，卡丽娜就已经来了，同样早到了好一会儿，我们像老熟人或老难友那样打了个招呼。她把挎包挂在椅子靠背上，探过身来看我的纸，啊，我可以看看么，啊哈，她流利地翻译着，这些先生，嗯，这些男人们做着噩梦……不男不女的天使或盲鼠突然出现，宣告他们悲伤的都市正在走向灭亡……嗯，不错，是约瑟·葛伊缇索罗吗？我说，是，你翻得很不错嘛，为此该喝上一杯格拉巴白兰地。点酒的时候，已习惯给我们端咖啡的吉奥瓦尼僵了半天才点了点头，整张脸苍白而严峻，凝结成一副专心致志的面具，就像一台存储信息的电脑，竭力要把我们

点的内容永远记住，这样从今往后，每当我们走进冰淇淋店，他都会嘎吱嘎吱地跑上来问，要意大利浓咖啡吗？再来一杯格拉巴？事实上，我将习惯和卡丽娜的约会；仿佛在这段板块分明的偶然生活中，我在那张灰扑扑的庞大拼图上又加了一块，女友卡丽娜的板块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不知道应不应该就此慨叹几句，毫无疑问的是，她的反应肯定会跟克莱门斯一样，要么对我的消极态度表示震惊，要么不理睬，或表示同情，顶多开个玩笑哄哄我。

在交往中，我们谈话的模式一直保持不变，并渐成惯例，我不厌其烦地播报生活中的一切细节，而倾听的她则满眼闪着亢奋的光芒，嘴唇颤抖个不停，这些我都欣慰地看在眼里。我们在城里逛来逛去，讨论橱窗里的商品，到处试衣，从不购买，却要求商家为我们留购；我们为对方读报，只要一个广场或一个建筑勾起了回忆，我就开始大谈和克莱门斯的轶事。日渐一日，她对我们的情况已了解得一清二楚。比如一个周四的傍晚，她问我，克莱门斯今晚几点回家，还是九点吗？因为克莱门斯每周四下班后都会去体育俱乐部，我欣慰地点着头，像一个电视猜谜节目的主持人面对着一个聪慧过人的答题者，答案正确。在美发厅，我们也紧挨着对方坐着，我们并不是

缄默地盯着自己的镜中倒影，而是彼此观察对方，聊得不亦乐乎，两个理发师刚开始还想加入谈话，最后均沉默了下来。我看着理发师在卡丽娜头发上剪来剪去，同时也感觉到自己头上传来的拉扯力，心里不由想，她的镜像便是我的。后来，我和她手挽手逛街，她说，我想带你看看我的房间，不过房间很小很空，我也没有装修，因为不想在那里久待。我正在找一个更合适的住所，我狠命地点着头，当然了。在她的公寓里，她为我们沏茶，因为小小的厨房根本容不下两个人，我只好坐在床上，她的床上铺着黑白图案的床罩，花纹是小立方体，看上去令人目眩。

终于，克莱门斯竟主动提议邀请卡丽娜来做客。那是一个阴雨霏霏的天气，蓝色之行被迫搁浅，我们坐在咖啡桌前，他翻弄着一些律师文件，我看着书中一段待翻译的段落。他抬起头来，蓦然以一种看似为了讨我欢心的口气说，这样吧，让你的新朋友明天来做客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心里暗暗微笑着说，我这就给她打电话。

这个傍晚十分顺利，从她进门开始，一切都进行得如我所愿。门铃响时，我走过去开门，她打扮得很漂亮，也很有分寸。我抱了她一下表示欢迎，从她的肩膀上瞥过去，我看见克莱门斯在